

## 生活感悟

## 一室灯火送流年

包新宇

守岁这事，说起来热闹，过起来却是一段温吞的寂静。

在我们那里，守岁不叫“守岁”，叫“熬年”。一个“熬”字，便道尽了其中况味。年夜饭后，碗盏撤下去，桌子擦得光光的，摆上几只朱漆的果盒。果盒是年节才请出来的，里头一格是瓜子，一格是焦脆的番薯片，一格是金黄的橘子，还有一格，必定是黑黝黝的柿饼，面上结着一层雪白的糖霜。这些东西，平常日子也有，但唯有此刻摆在这暗红的盒子里，衬着昏黄的灯，才显出十二分的郑重与富足来。

守岁的节目，是没有什么程式的。大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话头散漫得很，忽而说到某家新娶的媳妇，忽而又扯到明春的农事。父亲有时会站起身，拨一拨炉火，添两块炭。

我们小孩子，起初精神是极健旺

## 岁月留痕

## 时光的故事

李惠艳

老座钟的摆锤在墙面上投下细碎的影子，滴答声里，恍惚又看见外婆坐在藤椅上择菜。阳光穿过院中的老槐树，把她的白发染成金纱，也把时光的轮廓描绘得格外清晰。那些被岁月浸润的片段，像散落在记忆里的拼图，拼出了关于时光最温柔的故事。

童年的时光是浸在夏夜里的。那时没有空调，外婆总在傍晚搬来竹床，放在老槐树下。我躺在竹床上，看她用蒲扇轻轻扇动，风里带着槐花香和泥土的气息。她会讲过去的事：年轻时背着手提包走十几里山路求学，婚后在煤油灯下缝补衣物，看着儿女从蹒跚学步到长大离家……那时的我听不懂时光的重量，只觉得外婆的故事像夏夜的星，多得数不清。直到后来，我在旧箱子里翻出外婆年轻时的照片，照片上梳着麻花辫的姑娘眉眼明亮，再看眼前鬓角斑白的老人，才惊觉时光已悄悄走过半个世纪。

少年时的时光是追着朝阳跑的。每天天不亮就背着书包出门，街道上的早点摊冒着热气，油条的香气裹着晨露扑面而来。和同学踩着铃声冲进教室，课桌上的书本堆得老高，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，老师的讲课声、同学的笑声混在一起，成了最鲜活的旋律。周末和伙伴们去河边摸鱼、爬树摘果，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才在父母的呼唤声里恋恋不舍地回家。那时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，盼着快点长大，去见识外面的世界，却没发现，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，早已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底色。

成年后的时光是在忙碌中流转的。为了工作四处奔波，挤早高峰的地铁，加深夜的班，报表和会议填满了大部分日子。偶尔停下来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会突然想起童年的老槐树和少年时的欢声笑语。去年秋天，我回到老家，老槐树还在，竹床却不见了踪影，外婆的身体大不如前，却仍记得我爱吃她的做的桂花糕。她颤巍巍地拿出一个布包，里面是我小时候的奖状、乳牙，还有她多年来攒下的零钱。那一刻，时光仿佛突然静止，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，全是亲人用爱刻下的时光印记。

如今再看时光，它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它藏在外婆眼角的皱纹里，藏在少年时的旧课本里，藏在每一次重逢的拥抱里，藏在平凡日子的点点滴滴里。有人说时光是无情的，它带走青春，留下沧桑；可我觉得时光是温柔的，它让懵懂的孩童成长为担当的大人，让分散的亲人重聚，让遗憾变成回忆里的风景。

老座钟的滴答声依旧，时光的故事还在继续。不必为逝去的时光叹息，也不必为未来的日子焦虑，只需珍惜每一个当下。那些走过的路，遇见的人，经历的事，都会成为时光故事里最动人的章节，在岁月里静静流淌，温暖一生。

## 凡人心迹

## 冬阳下悦读

徐满元

若有人问我冬日里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冬阳下阅读。

寒冷冬日，手捧心仪的诗文，在阳光慷慨赐予温暖的阳台、卧室或书房窗前，饶有兴趣地读将起来，顿觉太阳成了一棵硕大的树冠，所散发出的缕缕暖阳，都是它茂密的枝桠在无限伸展。而手上那本打开的书，恰似一只飞落其上的鸟儿，每一粒文字都是悦耳的啁啾。待急切地去搜寻“只闻其声，不见其身”的鸟影时，又发现手中那本打开的书，正如一朵绽放的鲜花，书页全变成了花瓣，而那些极尽表情达意之能的文字，散发出来的丝丝花香，“迷魂香”似的叫我“错把寒冬当阳春”。这“美丽的错”带给我十足的幸福感。恍惚中，自己变成了一只采集花粉的蜜蜂，正把酿出香甜蜂蜜的计划一步步实施。

冬天的阳光不像春天那么好强，更不像夏天那样霸道。冬天的阳光丝丝缕缕透过玻璃窗，早已被窗外厚重

的口袋里塞满了糖果，手里攥着拆散了的小鞭炮，在桌椅间钻来钻去，追逐笑闹。可渐渐地，那兴奋劲儿就像潮水般退下去了。先是脚底有些发软，接着眼皮也重了起来。我强撑着不肯睡，挨到祖母身边去，将头枕在她盖着毛毯的膝上。她枯瘦的手，便有一下没一下拍着我的背。

“奶奶，为什么要‘熬年’呀？”我含糊地问。

“守着旧岁平平顺顺地过去，守着新岁安安稳稳地来。把‘年’这怪兽熬走了，一年就太平了。”她的声音从上面传来，慢悠悠的。

这自然是老辈人的说法了。可那时听来，却觉得那黑暗里，仿佛真潜藏着什么似的，需要我们这一屋子的灯火和人气，才能将它拒之门外。于是便觉得自己的“强撑不睡”，也添了几分英勇的

责任感。

守到后来，连大人们的话也稀了。母亲开始一点点地打盹，头轻轻地点着。父亲点起一支烟，烟头的红芒在暗里一明一灭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远远的方向，传来一声清越的钟鸣。父亲蓦地掐灭了烟，站起身，说了声：“时辰到了。”

霎时间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苏醒了。远远近近的爆竹声，一下子密集成震耳的雷鸣，中间夹杂着尖锐的“冲天炮”的呼啸。母亲连忙去下饺子，那是“更岁交子”的寓意。祖母也坐直了身子，脸上焕发出一种光彩，喃喃念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熬过去了。”

门开了，父亲去医院里放那挂最大的“千子鞭”。我跟着跑到门口，夜色依旧沉沉，但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，带着一种新生的气息。四下的灯火，在这爆竹的火光映照下，也显得格外温

煦明亮。饺子端上来了，热气腾腾。大家重新围坐，吃着这新年第一口食物。屋外，喧闹还在继续；屋里，却是一片安宁的寂静。旧的岁，就在这一片寂静与喧闹的交织里，悄没声儿地溜走了；新的岁，便带着饺子的热气，稳稳地坐在了我们中间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不再需要“熬年”来驱赶什么怪兽。年节的夜晚，灯火更辉煌，节目更喧嚣，手指一动，祝福便能传到千里之外。可我总会在某个瞬间，莫名其妙地怀念起那个炉火昏黄的夜晚。那“守”的，或许本就不是什么“年兽”，而是寻常日子里难得的一份专注与团聚。将一整年的忙碌、牵挂、悲喜，都暂时放下，与最亲的人共守着一段光阴的流逝，看着它从旧迈入新，终于安然地落进岁月的深潭里，漾开一圈静默而圆满的涟漪。

## 人生百味

## 腊月窗外年味浓

陈琦

冬日腊月清早，窗户玻璃蒙着一层薄雾，指尖划过，清亮些，便看见窗外横杆上挂着的香肠，每串有五六节。

香肠是一周前灌制的，晴天晾晒的快，肠衣已显紧致，颜色也渐变成紫红。现今灌制香肠特别方便，到菜市场选肉，根据个人喜好，我一般选前夹或后座，再配些五花肉，肥瘦比例约为三七开，这样做出来的香肠香，口感好，肉不柴。绞肉机轰隆转动，“吞食”着洗净后的肉块，出来变成了肉条，拌上盐、糖、白酒和香料，再装进搅肉机里，便直接从圆杆形的出口挤进肠衣里。搁置些年，没有机械化，要想灌制香肠，老鼻子费事了！

另一扇窗户外，挂着六条腌制的腊肉，清一色的五花肉。咸肉用细麻绳吊在挂钩上，肉皮收紧，泛着琥珀色，肥肉洁白，瘦肉暗红。腌制时，我先把盐在锅里翻炒，放凉了拌上五香粉。往肉上均匀抹上，使劲搓，肉比较厚实处，一定要多加些盐。然后，码进盆里，压上一块青石。腌制十天左右，即可挂钩晾晒。

淮南这地儿，口味兼具南北和东西。腌制腊货，总有那么一点不南不北、又东又西的独特风味和机灵劲。北方腌肉爱放硝，颜色红亮。南方又偏甜；还有做熏肉制品的，拌好料后，熏成深紫色后食用，形成一种地域特色特别浓郁的食物。

小时候我在外婆家生活。刚进腊月，外婆就忙开了。到后来，外婆家

的偏房房梁上就挂满了腊货，香肠、咸肉、火腿，还有咸鱼、咸鸡、蹄膀、猪蹄等。腌制后只晾，不晒。门窗不关紧，风徐徐穿过屋子，满屋都是腊货特有的香味，从青涩到熟透。

最盼的是腊月二十七，外婆要“笃腊货”了。大铁锅坐在灶台上，大块的咸肉、蹄膀、咸鸡等一同入锅，加水、丢几片生姜和八角，盖上锅盖。炉膛里的火“丝丝”地舔着锅底，不多久，锅里就“咕嘟咕嘟”烧开了，撇去水面上的浮沫，倒一些料酒，香味从锅盖缝里钻出来，飘得满院子都是。我蹲在灶台边，盯着锅盖，外婆说“再等一个钟头……啊，还要等这么久啊！那行，我就帮着往炉膛里添柴禾。外婆却说，压低火，这会儿不需要猛火攻了……

终于揭开锅盖了，蒸汽裹着香味弥漫开来。咸肉的皮煮得软软的，用筷子一戳就能进去。外婆先切一小块咸肉给我，咸淡正好。肥的部分入口即化，瘦的也不柴；还加持着五香粉的提鲜。那时候我觉得，这就是过年最好的味道。不过，现在，人们不再像我们这么偏爱腊货了，尤其是年轻人，说是咸东西吃多了，不利健康。估计，年前等我烧好腊货，想给儿子切一小溜让他“先尝为快”的感觉，已很难再牵出我小时候的期盼。

腊月的日子，就这么被腌制、晾晒、烹煮的点点香气所填满，年味也跟着浓了起来——原来，过年的盼头，从来都藏在这些烟火气里。

## 心香一瓣

## 写给冬天的情书

俞俊

珍惜身边微小而确定的幸福。

你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。你给万物按下了暂停键，让河流停止了奔跑，凝固成镜；让黑熊躲进树洞，沉入梦乡；让种子埋入深土，学会等待。用厚厚的雪被，温柔地覆盖大地，保护着地下的根系不被冻伤，同时默默地滋养着它们。

坐在窗前，静静地看着你把世界变成黑白默片，把这一年的得失、悲喜，像折叠衣服一样，一件件抚平，整齐地收进记忆的柜子里。是你给了我这段静下来的时光，让我得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喘息。

你是一位严厉又慈爱的长者，教会我藏锋守拙，待时而动。你珍惜与你共处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；珍惜踩在雪地上发出的“咯吱”声，那是你我之间独有的密语；珍惜哈气成雾的瞬间，那是我灵魂的形状。

我并不期待春暖花开太快到来，因为那意味着，我将要与你告别。冬，请你慢些走。让我再多看一眼你那远山如黛的眉眼，让我再多感受一下你那清冽彻骨的气息。

你是四季的终章，也是万物的序曲。你冷若冰霜的外表下，藏着一颗最温柔、最深情的心。

我爱你，不仅因为你的雪，你的风，更因为在你的怀抱里，我找到了那个最安静、最真实的自己。

愿这一冬，安好。

永远爱你的我



雪落寿州城 沈庆功 摄

## 往事随想

## 父亲的“年终谈话”

傅中平

除夕夜，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“年终谈话”似乎成了一个保留节目。只因为过了这一夜又是新的一年了，父亲不允许我们新瓶装老酒，浑浑噩噩地过日子，而是让我们新年要有新气象和新打算。因而这场年终谈话也像大考一样，让我们兄妹几人心中甚为紧张，心中暗自盘算着如何才能通过父亲的考试。

年夜饭吃过之后，离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尚早，便是父亲与我们年终谈话的时间了。父亲端坐在一张藤椅上，神色严肃。他就像喜欢听独奏的齐湣王一样，先要挨个地听我们每个人的陈述——这一年来的情况、期末考试的成绩、有哪些不足、新一年的打算……这些都是题中之义。我们陈述完毕，父亲还要一一加以点评，对的地方加以肯定，错的地方予以纠正。那时，如果是考试没考好，成绩单上挂了红灯，我们便屏住呼吸，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。不过，严肃归严肃，谈话过后，父亲还是允许我们看春节晚会的。那时，家里已经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，电视机以及春晚对我们都有巨大的吸引力。

现在回头想想，兄妹几人局促地站在父亲面前的窘样一定甚为滑稽。作为家中的长子，父亲希望我能够在学业上给妹妹弟弟做榜样。事实上，我在学习上并不是很出色，仅仅是在兄妹三人中稍稍好一点罢了。背负着父亲的殷切希望，我不仅要充当小先生，还要起到督促作用。弟弟因为贪玩，就曾被我揪着耳朵，从康乐球桌旁一路拎回家。

我上初中以后，父亲有一次的“年终谈话”令我面红耳赤。手里拿着我递上的成绩单，父亲看了半天，极度生气地说：“你这个数学的分数……明摆着是你自己改过的嘛！怎么能够弄虚作假呢？你又是怎么给妹妹弟弟做的榜样？”父亲一眼便识破了我如此拙劣的雕虫小技。我深深地埋下头，羞得无地自容。

教育其实就像打理菜园子，若是一年打理一次显然是不行的，园子必须要日日除草、治虫、浇灌。育人亦是如此，父亲对我们的教育贯穿在日常的点点滴滴里，只不过，“年终谈话”这场集中的“田间管理”，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罢了。

少年时，我们不理解父亲，总认为父亲对我们太严厉了，及至我们自己成了父亲，才懂得了父亲藏在严厉里的爱。父爱与母爱从来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，如果母爱是直接的、热烈的，那么父爱就是委婉的、含蓄的。

古人云“子不教，父之过”。儿时，哪怕受到父亲再严厉的教育，我想，待到长大后也终能明白父亲当初“望子成龙”的一片苦心。就如我一样，每每想起父亲的年终谈话，心中便充满了感激、回味和怀念。

## 凡人心迹

## 冬阳下悦读

徐满元

若有人问我冬日里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冬阳下阅读。

寒冷冬日，手捧心仪的诗文，在阳光慷慨赐予温暖的阳台、卧室或书房窗前，饶有兴趣地读将起来，顿觉太阳成了一棵硕大的树冠，所散发出的缕缕暖阳，都是它茂密的枝桠在无限伸展。而手上那本打开的书，恰似一只飞落其上的鸟儿，每一粒文字都是悦耳的啁啾。待急切地去搜寻“只闻其声，不见其身”的鸟影时，又发现手中那本打开的书，正如一朵绽放的鲜花，书页全变成了花瓣，而那些极尽表情达意之能的文字，散发出来的丝丝花香，“迷魂香”似的叫我“错把寒冬当阳春”。这“美丽的错”带给我十足的幸福感。恍惚中，自己变成了一只采集花粉的蜜蜂，正把酿出香甜蜂蜜的计划一步步实施。

冬天的阳光不像春天那么好强，更不像夏天那样霸道。冬天的阳光丝丝缕缕透过玻璃窗，早已被窗外厚重

的寒冷擦拭成一副温暖的模样。屏息静气后，书页上那一行行文字也是透过页码的玻璃，射进我心窗的一道道阳光。此时我才恍然大悟：原来，缕缕阳光与行行文字在心平气和地进行着角色互换。换言之，缕缕阳光是冬天的大著上一行行闪光的优美文字，行行文字是书本的天空上发出的缕缕金色光芒。她们合计着共同送给我一个礼物，礼物的名字就叫温暖——既暖身又暖心的温暖。却之不恭的我，除了笑纳，别无选择。因为我真的不想留下“得了便宜还卖乖”的嫌疑。

于冬阳下悦读，那打开的书本，恰似摊开的太阳能电池板，饥渴婴儿吮吸母乳般，贪婪地汲取每一缕阳光的精髓，最终使书本上的每一枚文字都变成了带电粒子，给被寒冷围困的我，送来温暖和光明。而我那些五花八门的求知欲，就像纷至沓来的飞蛾，为了想要的谜底，甘愿执着地扇动着翅膀去赴火，致使我心灵的每个角落，都被照亮得不允许任何阴影乘隙而入。

马不请自来。这意外的收获，总让冬阳下悦读的我，“喜上加喜”且喜不自禁。

有时感觉冬阳下悦读，就像一条驶入开阔河段的小舟，那迎面撒来的冬阳犹如升起的金灿灿的帆，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的感觉填满心间。我快意地双手划动书桨，书中文字都变成了绕帆边飞翔鸣叫的江鸥。而那荡开的涟漪正和我的笑脸一起，绽放成芬芳的花朵。正因如此，在我看来，冬阳下悦读如“春兰秋菊，夏荷冬梅”一样，成了季节性的招牌或标签。

正如人们所言：“美好的东西往往是短暂的。”冬阳下悦读相对于漫漫长冬来说，机会难得——冬日本来就昼夜长短，日照时间有限，而能透进窗户的冬阳就更加少之又少。惟其如此，“物以稀为贵”，值得倍加珍惜。

我不会轻易错过任何一个能够冬阳下悦读的机会，就像我珍惜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一样。

夕阳下  
岱海